

一之叢譯野霽

羣一的幸不

著 等 基 斯 夫 妥 思 陀
譯 野 霽 李
行 印 衣 書 大

露野譯叢之一

不幸的一羣

俄國陀思妥夫斯基等著
李露野譯

不幸的一靈

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版

朱名社印行

一九五一年五月改正再版

大眾書局印行

大眾書局

北京店：西四北大街

天津店：羅斯福路

有版權·不准翻印

北京解放印刷廠承印

32K, 240P. (4000冊)

不幸的一羣



(京) 0123

定價 9000元

目 錄

陀思妥夫斯基

誠實的賊 一

安特列夫

馬賽曲 三

但兼珂

善忘的伊凡的命運 四

式曼斯基

一撮鹽 一〇

目 錄

木匠科瓦爾斯基	一三
從魯巴託夫來的斯羅爾	一五
什朗斯基	
預 兆	一七
哈 提	
撲克灘的被逐者	一八
譯 者	
後 記	二一
重刊附言	二五

誠實的賊

俄國 陀夫妥夫斯基
(Fyodor Dostoevsky)

一天早晨，當我正要起身到辦事處去的時候，我的廚子，洗衣婦，兼看家人阿拉芬那(Agrafena)，走進來到我跟前，並且使我出驚，談起話來了。

她是這樣一個沉默的，簡單的人，除了關於餐食的逐日問詢之外，她在過去六年中不曾說過一句話。至少我沒有從她聽過什麼其他的事。

「先生，我來和你說一句話，」她突然開始說；「你實在應該把小屋租出去。」
「那間小屋？」

『噓，靠廚房的，真是。』

『爲什麼呢？』

『爲什麼？因爲人都招租住客呵。』

『可是誰會租呢？』

『誰會租？噓，住客會租的。』

『可是好太太，連一張床也放不進去呀；連動動的地方也沒有！誰能够住在那里呢？』

『誰願住在那里！只要他有一個地方睡覺就得了。噓，他可以住在窗子裏呀。』

『在什麼窗子裏？』

『在什麼窗子裏！好像你不知道似的！過道裏的窗子，真是。他可以坐在那里縫紉，或者作其他的事。也許他也要坐一張椅子。他有一張椅子，他也有一張棹子；他什麼東西都有。』

『那麼，「他」是誰呢？』

『哦，一個好人，一個有經驗的人。我願替他作飯。我要向他要三盧布一月作膳宿費。』

費了許多事，我最後纔從阿革拉芬那得知，有一個老人想法說服了她，允他在廚房裏作一個寄宿寄膳的人。阿革拉芬那頭腦裏一有什麼主意，就必得實行；要不然，她是不會使我安頓的。有什麼使她不高興的時候，她即刻就深思起來，並且悶悶不樂，這會繼續兩三星期。在這時期中，我的飯弄壞了，襯衣遺失了，地板也不擦了；簡單說，我有許多事要忍受。我老早就觀察出了，這個語言不清的婦女自己想不出什麼計策，出不了什麼主意。但是要有什麼主意或計策以或種方法裝進她微弱的腦子時，要使它不實行，對於她在一個時期中就像味良心一樣難過。因為我最注意自己的內心平靜，所以我即刻就同意了。

『他總有護照或這類東西罷？』

『當然他有。他是一個好人，一個有經驗的人；他允許付三盧布。』

就在第二天，新住客在我的並不奢華的獨身者居地出現了；但是我並沒有因此不快，實在我心裏還歡喜呢。我通常過着很孤獨的隱士生活。我幾乎任何朋友都沒有；我不大到任何地方去。因為我從來沒有出過我的殼消磨了十年，我自然慣于孤獨了。但是再過十年，十五年，或者更多年月的同樣孤獨生活，和同一的阿革拉莽，住在同一的獨身者區域，那實在是有一點不愉快的展望。因此一個新同伴，要是他行為好，就是一種天賜的福氣了。

阿革拉莽那說了實話：我的住客實在是一個有經驗的人。從他的護照上看來他是一個老兵士，這事實我從他臉上實在就知道了。一個老兵士是容易認出來的。阿思達發伊凡諾維奇 (Asafy Ivanovich) 是他那階級人的合宜的典型。我們在一塊過得很好。而最好的是，阿思達發伊凡諾維奇有時會說一個故事，敘述他自己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。在我的生活永久感到厭倦的時候，這樣的一個故事家是一個

真正的寶庫。有一天，他將這些故事中的一個告訴了我。這給我留下了印象。是下面的事情引起來這個故事。

只有我自己在層樓上；阿思達發和阿革拉芬那都出去作自己的事情去了。突然我從內室裏聽到有人——我像是一個陌生人——進來了；我走出去；過道裏確乎有一個陌生人，一個短小的人，雖然是寒冷的秋日天氣，却沒有穿外套。

「你幹什麼？」

「有一個叫亞歷山大羅夫（Alexandrov）的書記住在這裏嗎？」

「這裏沒有叫這樣名字的人，兄弟。再見罷。」

「哦，看門人告訴我是在這裏呀，」我的來訪者說，一面小心的向門退去。

「去罷，去罷，兄弟，走罷。」

第二天午飯後，當阿思達發伊凡諾維奇在收拾他爲我改作的外衣時，又有人走進過道。我將門開開一半。

在我眼前正是昨日的來訪者，完全不慌不忙的，從木栓上拿下我的填棉花的大衣，並且塞在臂下，從層樓裏衝出去了。這時阿革拉芬那老是站着凝視他，驚得目瞪口呆，毫沒有保護我的財產的舉動。阿思達發伊凡諾維奇飛奔去追賊，但是十分鐘之後，出不了氣空手回來了。他完全不見了。

『喔，這有點是運氣，阿思達發伊凡諾維奇！』

『好在你的外套留下了！否則他要使你艱窘了，這個賊！』

但是這整個的事件，是這樣刺激了阿思達發伊凡諾維奇，當我注視他的時候，我把偷竊的事情倒忘了。他總放不下這件事。每隔一兩分鐘他就要把他所忙着的工作丟下，又來敘述一切是怎樣發生的，他怎樣站着，大衣怎樣在不到一碼之外，就在他眼前被拿下來，他又怎樣沒有能捉到賊。于是他又坐下作他的工作，一回又放下來，最後我看見他走到門丁那里去，告訴他所發生的一切事，並且責備他讓這種事在他的地段裏發生。隨後他回來，罵起阿革拉芬那來了。以後他又坐下工作，

而且在很長時間之後，他還喃喃自語一切是怎樣發生的，他怎樣站在那里，我在這里，怎樣在我們眼前不到一碼之外，賊從木栓上取下外衣，等等。簡單說，阿思達發伊凡諾維奇雖然明白他的本行，他却是一個可怕的愚漢和好事者。

「他欺弄我們，阿思達發伊凡諾維奇，我在晚間向他說，當我給他一杯茶的時候。我想再引起失去外套的故事來消磨時間，這故事的說來說去，以及說話人的大熱心，已經變為很有趣了。」

「先生，實在是欺弄！雖然不是我的事，我也不快。雖說失去的不是我的外衣，也使我生氣。我想世上再沒有比賊更壞的壞人了。別人只拿你儉省出來的東西，但是一個賊却偷去你兩手的工作，你的血汗，你的時間……噫，不要臉！不能說！太惱人了。先生，你怎麼不覺得你破財呢？」

「是的，你是對的，阿思達發伊凡諾維奇，把東西燒了倒好些；讓賊拿去是惱人的，是不舒服的。」

『不舒服！我想也是這樣！不過實在的，有許許多多種的賊。先生，我還遇見過一個誠實的賊呢。』

『誠實的賊？可是賊怎麼能誠實的呢，阿思達發伊凡諾維奇？』

『你實在不錯，先生。賊怎麼能誠實呢？沒有這樣的。我只是說他是一個誠實人，確乎是的，可是他偷東西。我只爲他傷心就是了。』

『是怎麼回事呢，阿思達發伊凡諾維奇？』

『差不多是二年前了，先生。我差不多一年沒有事作，而且正在我丟了位置之前，我認識一個可憐的無助的人。我們是在一個酒店裏認識的。他是一個醉鬼，流氓，化子，曾經有過點什麼職業，但是因爲喝酒的習慣失去了工作。一個永遠沒出息的人！只有上帝知道他靠什麼爲生！你常說不定他外衣下面有沒有襯衣；他手能弄到的一切東西，他都給喝光。不過他並不是一個吵嘴的人；他是一個安靜人。是一個溫存的，脾氣好的漢子。他從沒求乞過，他害羞；但是你自己可以看出來，這

窮傢伙是要喝酒的，而且你要給他開錢。所以我們作了朋友，這就是說，他粘着我了。……在我都是一樣。真的，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呵！他像一個小狗樣跟着我；我到那里他也就到那里；這些事都是在一次相遇之後，他瘦得像一張紙一樣！起始是「讓我待過夜」；好罷，我讓他待住了。

「我也看了他的護照：人是全沒有錯的。」

「第二天又是同樣的故事，第三天他又來了，終日坐在窗戶裏，而且過了夜。喔，我想他是粘着我了；給他飯和酒，夜裏也給了他住處——我是一個窮人，也要養活一個寄生者！在來到我這里之前，他同樣常到一個政府書記的家裏去；他緊貼着他；他們時常在一塊喝酒；但是那書記因為或些困苦，自己喝死了。我所說的人叫依米嚴伊里奇(Emelyan Ilyich)。我想來想去怎樣對付他。把他趕跑嗎，我不意思。我爲他傷心；這樣可憐的，上帝拋棄的人，我從來沒有看見過。而且一句話也不說；他並不要，却只坐在那里看着你的眼睛，像一條狗。想想喝酒能使人何等

下流！

『我不斷問我自己我要怎樣向他說：「你必須動動啦，依米嚴撓須加（Emel-yanoushka），這裏沒有爲你的東西，你來到錯地方了；我不久自己也就沒有得吃了，我怎樣也養活你呢？」』

『我坐着想我向他說了這話的時候，不知道他要怎麼辦。我似乎看見，他要聽我說那話的時候，他會怎樣注視我，並且要坐多久，不明白一個字。最後他要明白了的時候，他會怎樣從窗子站起來，拿起他的包束——我現在還能記起那包束，是一個滿是洞的，紅棋盤花紋的手帕，只有上帝知道裏面包着什麼東西，這包束是他時常帶着的，——以後他會怎樣擺布他的破外衣，使得看來體面並使他溫暖，使得看不見洞——他是感情細密的人！並且他會怎樣開開門，眼裏帶着眼淚走出去。噫，不能讓一個人去那樣毀了的。……人爲他傷心。

『于是我又想，我自己怎麼擺脫？等一等罷，依米嚴撓須加，我自己心裏說，